

Wh 诗路花语

Wh 流年剪影

## 槟榔花开

■ 余正斌

经过一个季节的嬗变  
你如蚕的茧,破壳而出  
冲破世俗的眼光  
带着切肤的疼痛  
如初生婴儿,一声早啼  
开启了一生的行程

一片又一片麦黄  
在椰风中轻歌漫舞  
犹如一场盛大的舞会  
枝条婀娜多姿  
大海彰显波澜壮阔  
你散发着淡淡的麦香

在槟榔花开的季节  
我望眼欲穿,期待  
你芳香之后硕果累累  
就像我此刻在等待着  
一场盛大的婚礼——  
你我是这场婚礼的主角

“两颊红潮增妩媚  
谁知依是醉槟榔”  
站在一湾碧海的深处  
我看一看树秀美挺拔  
还有那些青涩的坚果  
仿佛都在念想之间

## 黎村影像(三章)

■ 曾晓华

## 在一个黎族朋友的村里

那天上午,风和日丽。  
沿着弯曲的水泥道路,来到  
一个叫落马的黎村。一个在版  
图上很小很小的地方。

酸梅树、椰子树、槟榔树、芒  
果树和龙眼树……到处都是翠  
绿。

没有看到船形茅草屋。只  
看到漂亮的楼房在万花丛中,见  
证岁月的变迁。

庭院里,龙眼树伸展着枝  
条。小鹅叨啄着从坡上割回的  
青草,伴着老母鸡带出的小仔,  
“叽叽”地寻觅生活的本味。

黄昏,站在楼顶之上,整个  
村庄尽收眼底。向远处遥望,落  
日的余晖,给西山岭涂上金黄的  
色彩。

余晖落在一杯杯甘醇香甜  
的山兰酒上,碰触着主人的热情  
和好客。

落马村的夜晚,万家灯火,  
充满激情。

一阵一阵清凉的风儿吹来,  
山里的温餐顿时升腾……

## 落马村的酸梅树

在落马村外不远处,有一棵  
百年酸梅树。

在树下,我聆听一个有关落  
马村的远古传说。

这里,是落马村的旧址。

沿着小道漫步,寻找岁月的  
记忆。

酸梅树成林。正是酸梅花  
开的季节,黄灿灿的花儿在阳光  
下舞动。

百年来,一棵一棵酸梅树,  
坚守在这方贫瘠的土地上。

经历干旱、烈日、台风、暴雨  
……顽强地生长。

花开花落,枝繁叶茂,生生  
不息……

## 我站在泰隆水库旁边

我站在泰隆水库的旁边,一  
棵老酸梅树下远望。

满目翠绿的水稻在节节拔  
高,坡上种植的芒果树、龙眼树  
连成一片。

山风吹来,亲吻着我的脸,  
轻轻柔柔。

温暖的阳光,照射着水面,  
微波粼粼。

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  
成的水库,岁月沧桑,镌刻着历  
史的印痕。

流淌的时光,像母亲的乳  
汁,养育着落马村人,一代又一  
代。

本版投稿邮箱:hnrwxb@163.com

## 海口的冬天

■ 吴慕君

谁说海南是个没有冬天的海岛啊?!其实不然,在省会海口,这里还是有些冬天的意味的。进入每年十一月以后,你会看到头顶上的天色,已不像往日的湛蓝,白天里多为阴云密布,从北国吹来的寒风,会给人肌肤轻拂稍许寒意,纵然宽阔的琼州海峡,也不能阻滞来自大陆的冬的脚步。原本南海上的暖气流,常年占据着主阵地,一个劲地由南向北吹,到了这个时候,也在与冬季风的拉锯战中,渐渐败下阵来、形成相持状态,所以才会有海口接连几个雨月,有时整日阴雨连绵,晴云不开,你会轻易地把空气回来。

海口的冬还可见四周景物的变化。你放眼望去,原来很透明清澄的视野,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起来,由近至远愈来愈影响视力的一层水雾,把海口市鳞次栉

比的楼宇掩映在其中,你会怀疑这眼前究竟是北风送来的雾霾,还是蓬莱仙山似的海市蜃楼。还有那些树木,也不是过去那样齐刷刷的青葱翠绿了,有的枝叶变成了深绿色,上面生长了些斑点,好似一个经过不少沧桑岁月了的妇人的脸孔;有的树叶泛黄了,留着一树在凉风中紧缩着的身影;有的树叶则干脆飘落干净了,留下一树光秃秃的枝丫,与冬进行着莫名的抗争。平素如坦似茵的草地,很多也已变成了黄毛。

海口的冬更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平日里海口人最为赞叹的晴空白云下、椰韵银滩上的悠闲浪漫,此时少了,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呆在室内,享受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海口人喜欢的没有负重感的轻装,此时也不得不被长而厚的衣裤包裹,特别是那些少男少女们痴迷的夜生活,像那琳琅满目的夜市,流光溢彩的夜色,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绿意花香,还有夹杂其中的烧烤

味,此时都退避三舍,有的话也是稀稀落落的一点影子或小尾巴。行走在路上的身影,少了些从容优雅,多了些沉重姿容;一切为生计奔波的人们,也感到了天亮起床时多了些倦怠与迟滞;平日孩子们朝气蓬勃的影子,在冬的压力下也放慢了许多。

冬日里的海口人的饮食习惯,也变得蛮有趣味的。每当夜幕降临,只见一家家饮食馆、排档店的门前,会摆出许多桌子,三五成群的好友或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要个简易的小火锅,点上些牛羊肉、海鲜和时新蔬菜,迎着凉风吃火锅,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竟是那样的温情、和谐和幸福。椰子水是少不了的,这种新鲜的椰子水在这个时候喝起来,更觉清凉可口,沁人心脾。还有火龙果、珍珠石榴、木瓜等榨成的果汁,在别的地方是稀罕的上等饮料。可在这些水果产地的海南的人们喝起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餐前餐

后,人们还会习惯要上一壶白沙绿茶,清香四溢,细细地品味起来,也会增添不少聚缘和闲适感。

海口的冬是有水的,空气里有水,海洋里有水,琼州大地上有水。水能生长万物,泽润众生。且看浩瀚大海上日夜不停的万顷碧波,她正酝酿着吹拂神州的东南季风,你可想象到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明媚和灿烂吧!且看四季奔流不息的南渡江,从海南省生态核心区的白沙县发源,蜿蜒曲流了市县,从白沙门的地方入海,冬日里江水碧绿如玉,想必捧入口若饴,这水化育着海南宝岛,使之成为南海上的明珠。还有那异常湿润的饱含水的空气,她滋润着这方的人、这方的物、这方的景,让这个宝岛花团锦簇、异彩纷呈。上善若水,当人的品性如水一样慈祥、善良,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和平、向上。海口有这个福气,海口人也正有这个品性。这样一来,有冬天的海口,又有什么不好呢?!

Wh 椰岛风物

## 神奇连理树

■ 叶传雄

传说琼中百花岭瀑布前的连理树,是一对黎族情人的化身。很久以前,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期间,一对黎族情人相约来到百花岭瀑布前对歌。抬头望去,百花岭峰峦叠翠,古木参天,奇葩点缀溪岸;那百丈石崖,飞泉撒玉,甚是壮丽。面对如画美景,男的深情唱道:“一口槟榔分两份,两人有心度夏春。同观美景同歌唱,喜得百鸟来做郎。”那女的听后心中暗喜,接唱道:“哥有心来依有意,两人交情永不分。交情深如鱼与水,同唱山歌过百春”。他们就这样唱着,歌句缠绵,真情缠绵,直唱到明月高升,一夜无眠……后来,他们为连理树,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风雨雨,不管千秋万代,永不分离。提到连理树,不由人不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进而感受到爱情的柔美与强大的力量。

现在,连理树已成为百花岭风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了。每当游人来参观百花岭瀑布时,都要在连理树前停留,欣赏、吟诗、留影。有一次,黎山处士携地诗友一行7人步行至此,见连理树郁郁葱葱,直插云天,其中稍高的一棵显得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分明是那情郎的化身了;稍微矮的一棵表现得小鸟依人,含情脉脉,分明是那多情黎族少女的化身了。观赏良久,黎山处士吟诗一首:“百花岭上百花妍,碧水欢歌胜管弦。黎族邀哥来对唱,浓情似蜜不思眠。”整首诗抒发了作者对百花岭美景的喜爱的感情,转结句蕴含传说与美景,诗意很浓,耐人寻味,可谓佳作也。海南作家、诗人李景新也填写《临江仙·百花岭观瀑》一词来助兴,全词为:“倩偶树高情切切,引来仙侣争观。开怀一笑百花缘。隔林送爽,辗转到川前。万丈悬崖仰首看,惊魂直上云天。唏嘘莫怪李青莲。银河有爱,端为美黎山。”对这首词,诗人包德珍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这词先写景后抒情,写景逼真有韵味,形象鲜明,抒情自然,夸张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黎山之秀美感人,感同身受。”

奇景因诗而名传,诗文因奇景而不朽。山西蒲州的鹳雀楼,建成的一段时间内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呢?后来,有个叫王之涣的诗人来此楼赏景,写出《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此,鹳雀楼因这首诗而名传天下,而王之涣的这首诗也因此楼而被千秋吟唱。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百花瀑布前的连理树或许也会因爱情传说、美妙的诗词而传遍四方。

百花岭瀑布前的连理树,它神奇、秀美,人文内涵丰富,游人会因此而慕名前来欣赏,流连忘返。

## 炒粉

■ 马彦

我第一次吃炒粉是在新兵连。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二百多山东兵坐了三天火车,又坐了一天轮船,终于踏上了海南的土地。在这之前,我连山东省都没出过,更没吃过几顿米饭。

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大,正值青春期的我们饭量大得惊人。白天还好说,可以管够吃饱,可是到了晚上我们还要进行体能训练,体力消耗经常达到极限,训练完除了疲惫不堪外,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

一天晚上,班长半夜把全班的战友叫醒,在手电的灯光下,班长打开几个泡沫塑料饭盒,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好像炒面条似的东西。班长招呼着:“来,吃吧,这是我给同志们买的炒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炒粉,炒粉虽然是用米粉做成的,但形似面条,加青菜加肉丝热炒,味道鲜香,口感滑嫩,这是我当兵后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一到深夜熄灯后,轮流坐庄去为全班战友买炒粉就成了新兵生活的一大趣事。

为了吃炒粉,我还差点受了处分。那是在当了文书后,外出办事的机会多了起来。一天晚上11点多,我照例买了一大袋子炒粉回来。刚想进大门,哨兵把我拦住了:“别进去,参谋长来中队查铺查哨。”我偷偷往营区里张望,队长和指导员正陪着参谋长站在旁边说话。如果被参谋长查到我不在位,肯定要挨处分。于是我决定绕到南面的院墙翻墙过去。南院墙足有两米多高,我提着炒粉跑了过去,一个纵身翻上围墙,再匍匐爬到车棚上喘着粗气爬下身来。“别躲了,我早看到你了!”参谋长浓重的口音响起来。我只得乖乖从车棚上跳下来,一步三挪地来到参谋长身边。参谋长脸色沉重地说:“你这个当文书的,怎么也不请假就外出?”指导员赶紧打圆场:“是派我出他的去,巡逻的同志没吃饭,饿了,我让他去买东西。”参谋长依然生气道:“那他怎么不从大门进来,还敢跳墙?”指导员说:“他是个新兵,不懂规矩,以后我们一定会严加管教!”参谋长语气这才缓和下来。队长赶快给我使了个眼色:“明天一定让他作个检查,保证绝不再犯!回去吧!”第二天队长和指导员并没有让我写检查,只是沉着脸说:“以后你再出去买炒粉,一定要给我们讲!”

当兵第三年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依然在海南服役,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吃过不少叫“粉”的食物,但我独对海南炒粉一往情深。每逢有退伍老战友来海南,他们第一顿饭也总会要求吃炒粉,最好是去老部队附近曾经去过的排档去吃。我想,我和战友们一样,对炒粉那份深厚的感情其实是对当兵岁月的感情,是对战友的感情。套用一句网络语言:我们吃的不是炒粉,是感情!

城市笔记

## 桥下吹笛人

己能上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节目,那  
里有许多人,因自己不同凡响的才艺而  
一举成名,然后香车宝马华堂锦服,命运  
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来自草  
根阶层的阿宝、李玉刚、朱之文等人就是  
如此熠熠生辉。

过了几天,我又散步途经那里,看  
见吹笛人身旁竟多了一个八九岁的女  
孩。女孩扎一只冲天小辫,在笛声伴奏  
下唱着歌,稚声稚气,偶尔还对照歌词  
比划着双手。女孩唱《酒香倘卖无》,唱  
《橄榄树》,全是声嘶力竭为其难的高  
音歌曲。

我的好奇心马上被激发了出来:他  
俩应该是父女吧?女孩应该读小学二三  
年级吧?他将女儿带到这里唱歌是寓教  
于乐?还是为了让女儿在功课重压之下  
有片刻的精神放松?带着种种其实是事  
不关己的疑问,我到斜对面的杂货店买  
了一包香烟,还买了一只打火机,就又回  
到桥下听这疑似父女又吹又唱。

周周围渐渐围拢了些好奇的男男  
女女,这一大一小吹唱得更加起劲了,表  
演完一首歌马上接上另一首,不停歇,不  
怯场,给人感觉是一对平平淡淡、相濡以  
沫的父女。

他很快抽完一支烟,我马上又递  
上一支,还不等我帮他点火,他自己已掏出  
打火机点燃。他指了指坐在旁边打笛的女  
孩,说这是他的大女儿,孩子的声带好,  
声音纯净,绝对是个可造之才。如果他  
闯闯星光大道失败了,他就专心致志培  
养孩子,孩子属第二梯队,父女俩只要一  
个脱颖而出,他整个家庭的命运就会变  
改,然后就可以在海口安家乐业,养大两  
个孩子就不会太费力了。

听了他这番话,我内心竟有些沉  
重。我不知他妻子从事何种职业,但妻子  
敢不不顾地与他同谋超生孩子,妻子  
若有工作单位肯定也早遭除名。一对薄  
情四方家无定所的夫妻,要养大两个孩  
子,当然是件焦头烂额的事。难怪他  
坚持人尽其才,坚持将整个家庭的出路  
寄托于万分之一的电视选秀。

我发觉他的烟瘾特别大,很快又抽  
完了一支,我马上又掏出一支递过去。他

连摆手,说不抽了不抽了,再抽舌头就  
发麻了。他偏着头看了我一会,神情疑  
惑,似乎这时他才有空闲打量我,蓦然  
要打探我的来路。果然他问我是什么  
做的。我随口回答是在一个新闻单位做  
事,属于整天费心费力与文字磕磕碰碰  
那类。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喃喃地说,  
这座城市水深呢,能左右逢源如  
鱼得水的人都是八仙,有多少人如泥菩萨  
过河,越湿越重,说不定哪天就沉到  
水里。我对他这番并不新鲜的言论只  
是笑笑,没有接话,这显然扫了他的兴,  
怠慢了他有些文绉绉的词句,他拉了拉  
自己的衣领和手袖,眼光一下子黯淡下  
去。临分手时,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说在这座人生地生的城市,多个朋友就  
可能多出一条路。

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好长一段  
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海口的  
天气也由热变得更热,桥下有许多光着  
膀子走来走去的人,就是没有他的身  
影。后来再见他,他坐在一只凳子上吹  
笛子,左小腿打着绷带。他说出车祸了,  
小腿骨折,甚至他还忘开玩笑: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当然要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滋味,问他为  
什么不腿好了再来?料不到他却说,  
我等得起吗?老婆孩子都眼睁睁盯着  
我,我不得不来啊。听了他的话,我内心  
一颤,看来,他已横下心,将走“星光大  
道”当成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唯一途  
径。这时我当然会想到,在这样一座熙  
熙攘攘的城市,每个人的发展空间都非  
常狭窄,一个民办音乐教师要在任何行  
业施展拳脚,同样举步维艰。

此后没多久,我有事出岛十多天,再  
回海口,再在傍晚的灯光里有意没意地  
散步途经和平桥,竟不再远远就听到他  
的笛声,走近了,也不再见他的身影;一  
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他的身影;至今,他  
演奏的位置仍是空空,地面散布着一些  
纸片和甘蔗渣。他去哪里了呢?我有点  
后悔当初将电话号码给他时,竟没有趁  
机将他的号码留下。尽管对我而言,他  
仅是一个有些熟悉的陌生人。

我很不情愿地转念再想想,也可能  
是我太多事了。在这样一座声声喧嚣人  
面凝霜的城市,对一个萍水相逢者的一  
丝眷念,确实显得多余和奢侈。

秋冬之季,水瘦山寒,胶林是另  
一番景象了。深秋,胶林里,黄叶纷  
飞,叠满于地,一层层厚积如毯,走  
过可听吱吱作响。晚冬时节,树叶落  
尽,仅有光秃秃的枝条,齐刷刷地刺  
向灰蒙蒙的天空。寒风凌冽,万物凋  
敝,胶林仍存好液汁,皮干直,一队  
队的,默默地与寒冬抗争。

是的,胶林正在蓄备力量,整装  
待发。明年的春夏之季,定是林涛阵  
阵,绿海如歌的世界的。